

凌霄花开

孙盛凇

几年前,兄长在老家平台的临街墙根下种了几株凌霄花。几经寒暑,遒劲的藤蔓爬满了半边墙壁,一路蜿蜒而上,如今已是枝繁叶茂,甚至攀爬过了街门楼。爬到哪里,灿烂的花朵就一路随行,真可谓“仰见苍虬枝,上发彤霞蕊”。

今年入夏以来,雨水较大,昆崙山区尤甚。上周日回家,正值一场风雨过后,凌霄花落英一片。心疼之际,仔细将它们打扫起来,埋在树根部。这“黛玉葬花”之举,也算成全了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之本意吧。

第一次见到凌霄花还是十多年前。一次在市区吃饭,服务生上了一道显示刀功的观赏类菜,盘子的周遭点缀了几朵从未见过的花。花朵长长的,呈鲜艳的橙红色,像一朵朵没有完全张开的小喇叭。

出于好奇,跟朋友小声谈论了起来,猜测着它的身世。虽然它很像喇叭花,但是却与喇叭花截然不同。半天也没有什么结

果,又不好意思问服务生(恐显得无知了),遂无奈地打趣道:就算是喇叭科的吧,呵呵。

时间过得很快,一晃两个月过去了,不求甚解的我渐渐地把它忘得差不多了。某天早晨上班时,像往常一样穿过小区的花廊时,突然被一阵阵奇特的香味吸引住了,尽管隐隐,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感觉香味来自头顶的花丛中,遂抬头一看:哈,久违的它竟然出现在这里呀,天天路过咋就熟视无睹了呢。

毕恭毕敬地问花廊下安坐着的老伯,当老伯说是凌霄花时,我不由惊呼了一声:原来它就是凌霄花……

第一次知道凌霄花是上世纪80年代。著名诗人舒婷在她的《致橡树》里热情歌颂了男女比肩而立、各自独立的爱情观,彻底否定了老旧的“青藤缠树”“夫贵妻荣”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。不幸的是,诗人是借用凌霄花来否定的:

“如果我爱你——
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,
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”
年少的我在对诗人崇拜的同时,更是用最初的想象先入为主,对凌霄花多了几分不屑,甚至是抵触。

如今真切面对着曾经厌恶过的凌霄花,心情若何?从资料中得知,凌霄花属于紫葳科(肯定不是喇叭科了),真真正正的藤类了。眼前的凌霄花浓郁的藤蔓沿着花廊的柱子扶摇直上,在花廊的顶部形成浓密的棚架,朵朵花儿凌空倾洒,不仅摒弃了柔弱,甚至有些许霸气,让人有些惊叹了。

凌霄花攀援向上,体现的是力量的涌动,“志在凌霄、奋发蹈厉”“人生何曾都如意,弱质未必不凌天”,向可爱而坚强的凌霄花致敬!

一旦留意到了才发现,小区里种植的凌霄花还真不少呢。不远处的一株凌霄就依托在几株冬青上面,相互依偎,呈现出枝繁叶茂的景象。

不老的孙志诚

丁新军

孙志诚在球场打球,经常有人问他多大了,那些六七十的老头就说:“你年龄好啊,50岁正是好时候,能跑能跳的。”孙志诚觉得新鲜,竟有人把他当年轻人看。

也经常碰到一些三四十岁的人,他们对孙志诚说,“嗨,这人一过三十,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你还行,还能跑动。”孙志诚笑笑说:“我也是硬撑着跑。”

孙志诚是在40岁左右时,感觉到身体不如以前的。上楼时腿发沉,在平地上走,脚也时不时会踢到什么东西。不过,他依然坚持打球,上了场眼里就只有篮球了,怎么进攻、怎么突破、怎么挡拆配合、怎么防守……已经忘记了年龄,会跟年轻小伙子去拼、去抢,很有一股冲劲。

刚开始他发现,一些小伙子的身体素质没有开发出来,跑得不快,跳得不高,反应也

慢。但是经过一两年的锻炼,他们的身体素质和球技突飞猛进,再与他们一起打球,就觉得有点吃力。不过好在,小伙子们进步飞快,他也有所进步。

有一次打完球聊天,66岁的老齐跟他说:“年龄大,跑不动了。”孙志诚说:“别整天想着自己老了,你能跑多快就跑多快,能蹦多高就蹦多高,量力而行,不要给自己设个限制。现在物质条件好了,人的平均寿命和身体素质都提高了一大截。你跟年轻小伙子比肯定不行,但跟同龄人比,那强多了。”老齐想想也是,他们几个老头,在球场上跟几个年轻人玩,如果不是碰上那些球打得特别好的,一般是赢多输少。他们有他们的优势,配合好,投篮准。

如今孙志诚活得很洒脱,简单快乐。其实年轻是一种心态,心若年轻,则岁月不老。

锄地

于心亮

进入伏天,倘若雨水合适,地里的庄稼就会撒泼地长。当然了,杂草也不甘落后,稍不留神,就把庄稼苗给盖住啦!此时,庄稼人手里的锄头,就不闲着,基本要成天儿摆弄。当然锄地也要讲究个时辰,最好是大毒日头高悬的火热晌午头。

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诗说得有道理,杂草被锄断根儿,让毒日头一烤,很快就变焦枯萎死掉了。倘若阴天,被锄的杂草还能重新扎根继续生长,锄地的效果就差了。不过,话又说回来,大晌午头锄地,那可是件很遭罪的活儿。

有一回父亲带我去锄苞米,地里密不透风,苞米叶子在身上划出细小的伤痕儿,汗水流过,又疼又痒。锄头在父亲手里游刃有余,连苞米根系

间的小草都被轻松锄掉,而我拿着锄头又笨又沉,不小心锄断一棵苞米,嘴里“哎呀”一声,就会换来父亲严厉的责备。

锄完地,我累得瘫倒了。到了第二天,除了手掌里的大血泡,我裸露的肩膀上还布满了成片的水泡,那是被毒日头给晒的。我难受得简直要哭了,父亲却淡淡地说:“庄稼地的活就这样,你以为随随便便就能当个庄稼人啊,哼哼,不容易啊!”

从那次锄地起,我知道了生活的辛苦。暑假里每天写完作业,我就主动跟随父亲下田,父亲拿着大锄头,我拿着小锄头,认认真真去锄地,锄头响,汗水流,倘若田野掠来一阵清风,听到庄稼叶片的响声,我就觉得那是庄稼在感谢我,心里就很快活。

蛙鸣

刘吉训

那时节,我总爱在黄昏走入那片蛙鸣。

仿佛幽怨的呼唤,在那沉沉的水底,升起第一个颤颤的音符,仿佛时先约定,在遥远的那一角,传来热情的呼应。这之后,蛙声便如夏田里的农事一般,响成一片,闹哄哄的。

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,我便静静地坐于方塘边,细品品尝这夏夜独有的天籁之声。

你听,这叫声或缓或急,或高或低,或沉稳老练,或稚嫩清新,此起彼伏,永无歇停。它们潮水般的节奏,一浪一浪地奔涌过来,而黄昏的浮光,给这壮丽的鸣奏,披上了朦胧的衣衫,使人感到恍如梦境。

再后,夜幕便完全降临,远

远近近灯光的影子清晰地覆在水面上。

久坐起身,顺着方塘边慢慢地行走。迎面偶尔飘过一两个醉酒的夜行人,无意中眼光相对,便能洞穿对方心中那份相同的韵致。在那深处幽暗的灯光里,还可以碰到一两个静坐者。他们或是恋人,或是独处的人,却都像被陶醉了一般,对这夏夜情有独钟。

多么纯情,又是多么不甘寂静的夏夜啊!而这一切又是因了这不甘寂寞的蛙鸣。这些在白日里噤若寒蝉的精灵,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,在一切喧嚣沉睡之后,便放开了喉咙。那么响亮,那么辉煌,把一切的孤独和忧伤都撕扯得粉碎,无

影无踪,而无论是多么纷繁的思绪,在这样宏大的协奏中,也会自然地沉淀下来,最终归于一场风,刮得干干净净。

不仅仅是喜欢,在沉郁的日子里,我找到了对话者。在那么一个黄昏,我碰到了一位老者。那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,脸上带着少有的平静。

“您也常听蛙声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听到了什么呢?”

老人微微一笑,颇带神秘地说:“我听到了‘悟’,对人生的‘悟’,不是吗?这可是一片少有的经纶之声!”

老人说完笑了。我在他身边坐下来,此时的蛙声也“涨满”起来。

修天路的人

康勤修

近日,位于烟台南部的山海路,正在修建城市快速路,且已进入施工的关键期。其中一段路,向西延至我们单位的大门口。

远远望去,只见快速路的高架桥,引桥的龙骨部分,早已吊装完毕,即将在高温多雨季到来之前,与主桥对接。一大早,修桥筑路的工人们,趁着天气还不是太热,就紧张地忙碌着,一个个满脸认真,一丝不苟地扎紧桥帮上的每一根钢筋,

为下一步灌注水泥、浇筑大桥护栏做准备,把好关口,做好最后的一道工序。

此时,只见朵朵白云和一脉青山,与工人师傅们相映成趣。

夏日早晨的那一缕朝霞,无私地洒在大地上,也映衬在每一位建筑工人的脸庞和身上,从侧面看,他们一个个呈现出古铜色的美丽剪影;桥面上,叮叮当当的敲打声,又是多么地和谐、悦耳又动听。

看着他们忙碌而又认真的样子,着实让人肃然起敬。

位于我们单位门口的这一座引桥,是城市快速路的一部分,远远望去,像一条通天路,蜿蜒而上,高耸云端。

我期待着,它建成通车的那一天。那一天,我一定会驾车通行此路,过足云上驾驶、飘飘欲仙、畅通无阻、快速回家的瘾!

谢谢您,头顶热浪,挥汗如雨,辛勤筑路的工人师傅们!

捷径

丘山

一日出门,我上了一辆出租车,告知目的地,司机问:“先生,你是要走最短的路,还是最快的路?”我不解地问:“最短的路,难道不是最快的路?”司机摇头回答说:“当然不是。现在是上班时的车流高峰期,最短的路交通拥挤,弄不好还要堵车,车速甚至赶

不上步行的速度,用的时间肯定长。您要有急事,我劝您不妨绕一下道,多走一段路,反而会早到。”

“那不妨绕一下吧!”我一边回答,一边忽生一悟,人生路何尝有捷径?梦想一步登天,不如踏踏实实地坚持走下去。